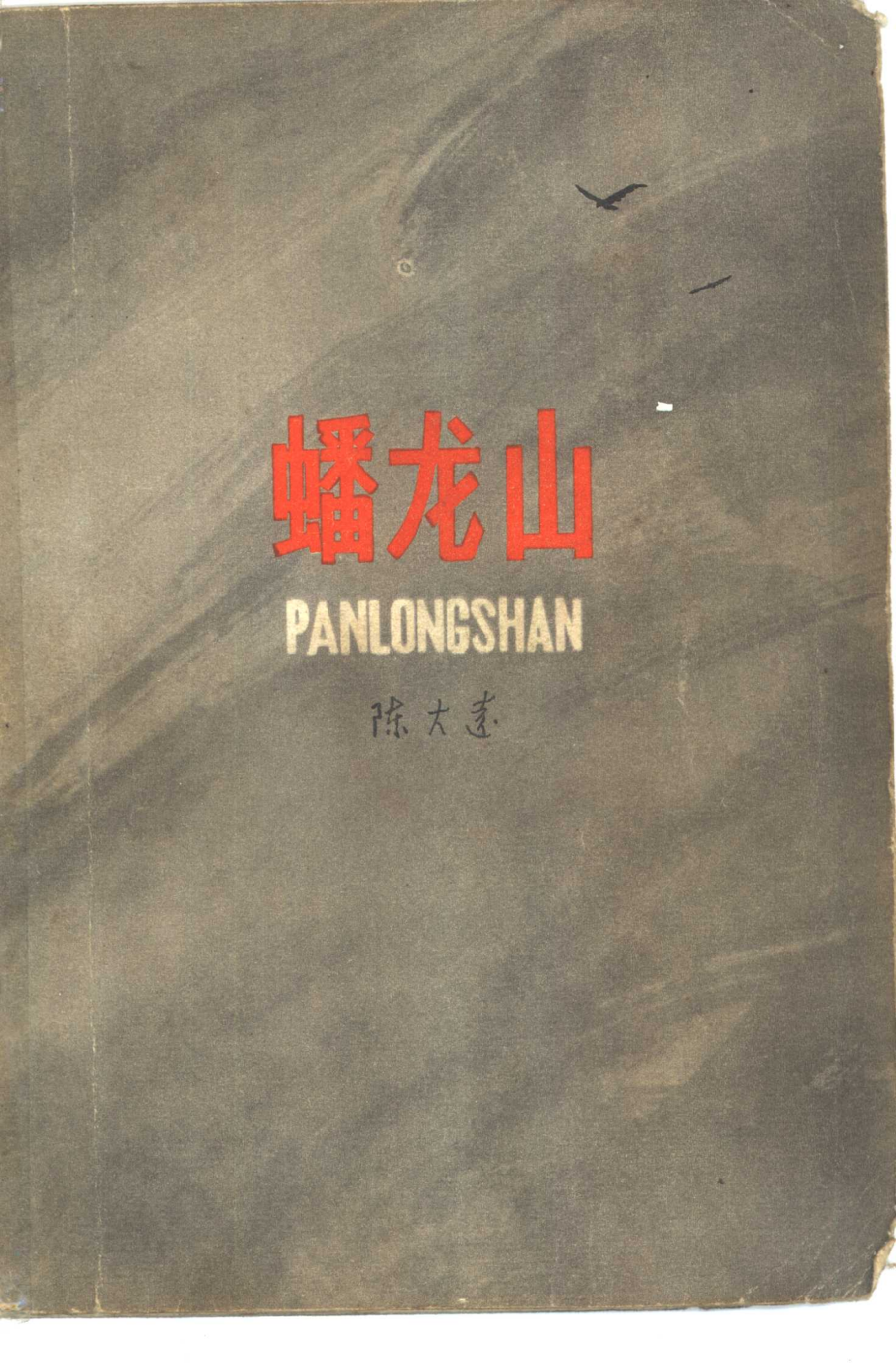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蟠龙山

PANLONGSHAN

陈大遂

蟠 龙 山

陈 大 远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九 年 · 石 家 庄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，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东人民中抵御日寇屠杀、奋起反抗侵略的故事。

书中着重写了一个叫做蟠龙山的小山庄的人民群众，在日寇制造集体屠杀大惨案之后，奋起组成“复仇团”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配合八路军，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惊心动魄、错综复杂的斗争。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，粉碎了敌人一次次的“强化治安”和突袭，击毙了敌酋佐佐木，扩大、巩固了抗日根据地。作者满怀革命激情，描绘了“复仇团”的青年民兵们如何克服单纯复仇思想，走上了阶级解放、民族解放的道路，塑造了九江、五河、美子、四奶奶一系列革命英雄形象，从而热情地歌颂了中国人民的崇高的民族气节。

作品语言通俗、朴实，故事娓娓动听。

蟠 龙 山

陈 大 远

•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
1979年3月第1版

197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30,000

统一书号 10086·447 定价 1.10 元



蟠龙山

王学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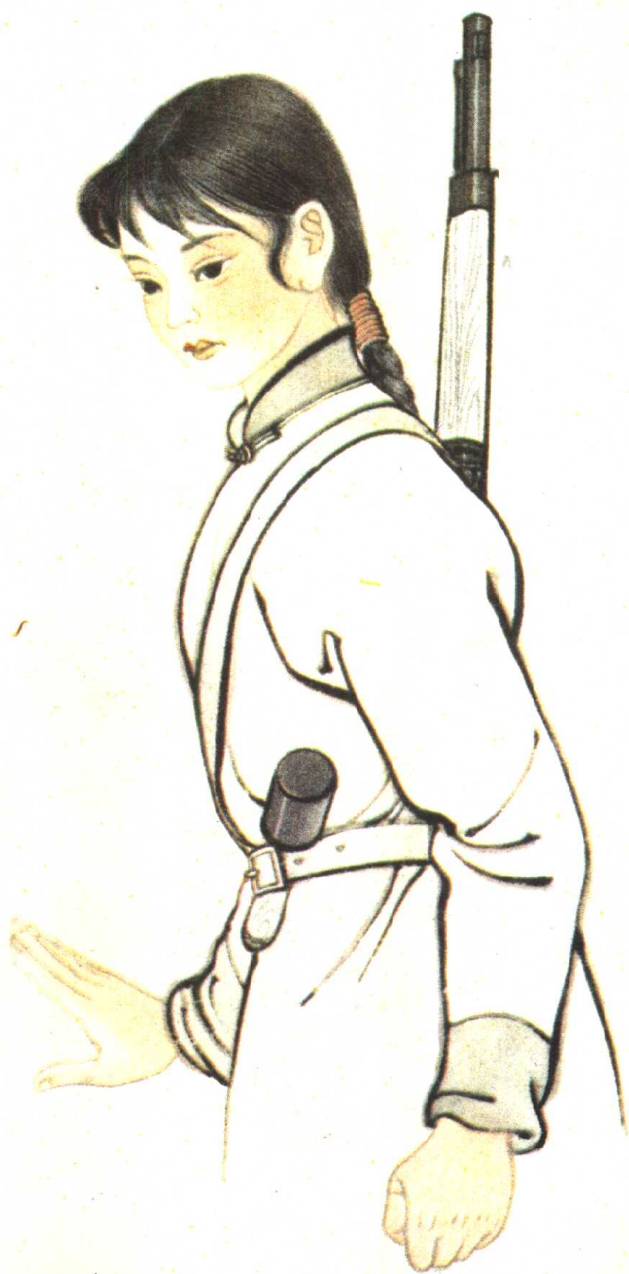


亞明



潘九江

亞明



美 子

谷守一



祥四奶奶

刘汉宗



潘 五 河

沈柔坚



兰 花

任率英



潘大金

范曾



潘长武

高莽

《战龙山》开头

一九四一年的秋天，正是葡萄熟了的时候，为了完成一个任务，我从梨花峪到东部去，路过蟠龙山。蟠龙山，引起我最大的尊敬和无限的向往。春节前夕，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就发生在这里，多少人为一千二百三十个死难的人们流着眼泪，多少人受到英雄们的激励走上了战场。我从报纸上看到过，蟠龙山的青年们组成了复仇团，为死了的亲人们报仇去了，打了几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胜仗。复仇团的战斗行动，在人们的传说里，已经带上神话的色彩。我多么想见一见，哪怕是一两个复仇团的战士啊！我要工作，他们在战斗，我不可能对他们进行访问，只好在路过蟠龙山的时候，看一看大劫后的余灰！

刚一走进蟠龙山，那种凄惨的景况，毫不留情地摆在我的眼前，我的心骤然收缩起来了。

烧毁了的房屋，象拆散的灶火膛，破烂焦黑，房顶没有了，墙壁倒塌了，烧断了的梁木，横三竖四地倒在那里。村里到处是静悄悄的，没有那么多孩子集合起来唱着抗日歌曲，没有那么多青壮年在地里劳动，甚至连一只鸡、一只羊都看不到。人们到哪里去了呢？我知道，十多个青年参军了，二十多个青年成立了复仇团，作战去了。其余的人们，

大概都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，忙着各自的抗日工作吧！

我碰到一位头发已经苍白、精神却很健旺的老人，有点儿慨叹又有点儿自豪地说：“我们一个人要干四个人的事啊！”

这位老人特地领我到大桥边的大院看了一下，这里是半年前的杀人场。院里已经荒废，敌人大屠杀的痕迹已经不见了。可是，东院死了多少人，中院死了多少人，甚至谁死在哪里，这位老人都历历在目，一一指示给我。和这个大院后门相对的一个铁叶门，留有两处敌人刺刀的戳痕。老人告诉我说：“潘长武领着十几个小伙子，从这个大院冲到北院，鬼子没有追上，在铁叶门上戳了几刺刀。这一路人就这样逃出了虎口。”

我问他，复仇团有没有人在村里。他说：“都不在，他们说不定在杨家百户，也许在龙山后一带。你要找他们，到杨家百户找杨树人，准能打听得到。”我的任务不容我过久地耽搁，既然碰不到他们，就只好等到将来的幸运了。于是我告别了老人。

这次路过蟠龙山，没能了解到多少具体情况，可是它给我留下了永远磨灭不掉的印象。

将近三年之后，一九四四年的春天，我跟着机关转移到热南“无人区”。一天，在六拨子，无意中碰见一位伤号，略事攀谈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原来他就是蟠龙山复仇团的队长，两年以前，复仇团参加了大部队，他成了二营三连的连长。他叫潘长江，排行老九，按照蟠龙山的习惯，人们更喜欢称呼他九江。这个同志以最大的魅力吸引了我。他是一个一贫如洗的贫农，是一个有胆量有头脑的神枪手，是一个思想丰

富、热情如火的战士。他很喜欢谈话，只要你有精力同他谈，他连伤口疼痛都可以忘掉。他很爱学习，只要谈话一有空隙，他就会把学习里碰到的问题，甚至几个生字，提出来向你请教。

我和潘长江谈过三次，几乎每次都是被看护他的房东老大娘制止，才不得不结束谈话。自然，我想听的，他所谈的，都是关于复仇团的事情。

我记得，我同他最后一次谈话，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黄昏。我告诉他，我就要离开“无人区”，到口里去。他特别兴奋起来，请求房东老大娘准许他跟我一块儿进口，去找他的部队。他的部队在二十多天以前转移到口里去了。但是，房东老大娘以医生代理人的口气命令他留下来。他从炕上站起来笑着说道：“大娘你看，我可以走了。”话刚说完，他就栽倒了。我安慰了半晌，劝他把伤养好再回队。其实，这个同志是用不到安慰的，他完全可以正确地处理自己的一切。最后我说：“你告诉我的情况，连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了，我要把复仇团的事情写一篇长篇报道，投到报纸上去。”潘长江有点儿着急似地说：“不行，不能写。我所说的，那只是我自个儿看到的，想到的，你千万不能替我们夸口。说实在话，我们的复仇团刚刚成立的时候，脑袋瓜里净是些糊涂思想。我们这些人真正象个战士，那还是参加了大部队以后。”他想了想又说道：“你要是真想写，倒可以把牺牲了的潘长河同志写一写，这个同志进步很快，可惜他最先牺牲了。你大概不会经过那里，他就埋在五百尊罗汉堂庄北大虎山的下面，那还是卢团长亲自主持埋葬的呢。”

我收起日记本，告别了潘长江，准备跨过长城回口里去。

我对潘长江同志说过的要写一篇长篇报道的诺言，并没实现，只写过一首“诗”，登在当时的报纸上。多年来，我总有一种负疚的心情，好象欠下了复仇团英雄们的一笔债。为了还这笔债，我经常留心了解复仇团的人和事。但是，直到解放之后十来年，没有机会碰到复仇团的任何人，更没再见到过潘长江，难道我和这些英雄人物就这样无缘吗？

一九六一年的秋天，又是一个葡萄熟了的时候，我利用自己的假期，去访问蟠龙山，希望在那里能了解到关于复仇团的具体情节，以便最终实现我的诺言。

没到蟠龙山之前，我曾设想：蟠龙山经过了抗日战争，经过了解放战争，经过了土地改革，经过了合作化运动，三年前，又成立了人民公社。距离惨案已经二十年了，蟠龙山的面貌一定会大大改变。但是，它受到的创伤太严重了，整个村子曾经变成一片焦土，人口牺牲了一半以上。二十年，仅仅二十年，能够医好这么严重的创伤吗？

来到蟠龙山，我真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山村哪！村北的一条山岭，据说叫作“龙山”，早晨的阳光照在上面，真好象一条金甲利爪的飞龙，成为蟠龙山的屏障。龙山的主峰叫作“飞鹰岭”，成百只的雄鹰，栖息在这个山峰上，天一亮，它们就带着金色的阳光在碧蓝的天空里振翅飞翔。南面的“帽子山”和“金钟倒挂”，盖满了密密的松林。这几座山的中间，形成一条漫长的山谷，向东伸展过去。蟠龙山，就在这条山谷的西头。村子里葡萄藤爬遍

每一个角落，松树放散着清香，在东风的抚弄之下，发出微波荡漾似的响声。一条长长的溪水，从龙山的西北穿过一条最窄的山口流过来，沿着南山的石壁，经过许多人家的门前，从东山沟流到山外去。一排排新的瓦房盖起来了，比被毁之前还要整齐漂亮得多；一片片的松林长起来了，比大惨案之前还要茂密；家家户户点起了电灯，家家户户从收音机里听着北京的声音；孩子们成群结伙地在街头玩耍唱歌；有线广播在不断发布大队部的通知，调度人力，表扬几个小时之前出现的好人好事；夜晚，为了庆祝丰收，业余剧团唱起自编自演的梆子腔。难道这是在亲眼看到之前可以想象得到的吗？

房东老大爷说得好：“过去，我认为五十年也缓不过元气来。谁承想，刚刚二十年，不管从哪疙疸说，都盖过了惨案之前。就是人口，也孳生到两千四百多啦！”

我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是哪儿来的这么一股力量啊！”

老大爷指着窗外说道：“你听！”我侧耳一听，孩子们作了回答，他们正在高唱：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他为人民谋幸福，他是人民大救星。”

“是啊，多亏毛主席、共产党，可是复仇团在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之下艰苦奋斗，也该有一分功劳啊！”

老大爷满意地笑了。“你说得对。但是没有毛主席、共产党，能够把一堆乱石头的蟠龙山治化成这个样子吗？光复仇团二十几个人，就算他们浑身都是铁，能碾多少钉啊！”

经大队长介绍，第二天晚上，我会见了一位老人。这次会见几乎是奇遇，他就是一九四一年我路过蟠龙山碰到的那

位老大爷。他已经八十二岁了，头发、胡须都变成银白色，可是脸色非常红润，精神非常健旺。这位老人很有风趣，爱说爱笑。大队长说，他是大队的一位最好的宣传员。他的小儿子暴露了他的另外一种身分，他是业余剧团的教师。在旧社会，他长年流落外乡，会唱小曲、民歌，会唱昆曲、高腔，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，这个就成了他的谋生之道。回乡以后，因为人们对老古董逐渐生疏了，他又学会了评戏、梆子腔。

“真是一位老行家！”我不禁赞扬起来。大队长马上介绍说：“他老人家年青的时候，唱小生是左近闻名的呢！你不是想了解复仇团的详情细底吗？就请他先给你唱一段他自己编的大鼓词吧。你听了之后，对复仇团的怎么生怎么长，就会有大概的了解。”

老人家有点儿怪大队长多嘴，可是他的兴头却显然高涨起来。“维清不在，没人吹笛子，这种玩意儿干口唱最没个听头。”

大队长追问道：“你在那年庆功会上，怎么干口唱来？”

“庆功会上唱的是大鼓词，有个小鼓敲敲打打可以对付。后来我改编了一套《战龙山》，这是小曲，没笛子，一来没听头，二来太费劲了。”

我插嘴问道：“咱们当乡的小曲，我听过不少，怎么没听说过这个《战龙山》啊！”

老人说：“那是我瞎安的名字，其实就是《石榴花》那个调调。”接着，他把《石榴花》哼了两句：